

## 自選一完整章節

### 16.醜女春嬌

有一陣子，龍安大旅社的女中醜女春嬌逢人就說：「喂，你甘知影，那詩人是我春嬌的第二任男朋友呢！」春嬌語調嬌柔表情嚴肅，說得跟真的一樣。

糊里糊塗的人聽完之後便回答：「哎啊，春嬌仔，真正恭喜妳喔，交到詩人這麼好的男朋友。」可是這些糊里糊塗的人回家之後，內心也不免生出疑惑：「這春嬌生作這麼醜，詩人會看得上眼嗎？」

而那些光明鎮稍有知識的人聽到春嬌這麼說，就立刻在心裡發笑：幹，這醜女春嬌擱咧起秋囉！

光明鎮稍有知識的人都知道，這醜女春嬌痴女說夢說的習慣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囉。不過，他們還是挺有良心的啦，不會狠心當面戳破她的夢話，頂多只是哼哼哈哈地回她兩句：「是啦，是啦，恭喜啦，恭喜啦！」

只有那些光明鎮沒良心兼沒知識的人才會用殘忍的語氣斥責她：「春嬌仔，妳這尚查某，也不回去照照鏡子，卡早睡咧卡有眠啦！」即使如此，春嬌還是笑咪咪，一點都不生氣，讓這些沒良心兼沒知識的人以為：莫非這春嬌真的和詩人在談戀愛啦！

修鞋匠忠義伯問郵差錢德修：「喂，你這個送批的，來，我問你，為什麼那醜女春嬌逢人就說詩人是她的第二任男朋友？那她的第一任男朋友是誰？」

「哦，忠義伯，你怎會不知道這件事情呢——」郵差說：「這攏是春嬌的玩笑話啦，她講那外地來的緣投仔桑就是她的第一任男朋友啦！」

「喔，原來如此——」忠義伯扔掉手中短到不能再短的菸頭，然後從兩個大大的鼻孔噴出又黃又臭的煙。

龍安大旅社總管素珠的心內一直有一件真艱苦的代誌不敢講出來。

當報紙登出外地來的緣投仔桑被槍殺的消息時，春嬌只不過是一個年方十六歲的小姑娘。但是，她每天在旅社內不停咒罵政府，批評這個批評那個，彷彿做官的都跟她結下極深的冤仇。素珠和王龍安一再警告春嬌：「說話要小心，要不然，下一個被抓去槍殺的就是妳——春嬌仔。」後來，春嬌果然有比較收斂，不再整天叨叨碎唸。不過，素珠卻發現春嬌暫時的沉默是為了爆發更大的讓人害怕的代誌。

有一天，素珠將清洗好的床單和被單交給春嬌拿去外面的竹竿晾曬，春嬌接過床單和被單之後，卻站在那裡對素珠傻笑。素珠罵她：「喂，還不趕快拿去晾，站在那裡笑什麼？」春嬌回答她：「哈，真好笑呢，妳有看到我的紅嬰仔沒？真古錐，真愛笑喔——哈，哈，哈，——」

素珠仔細查看她的眼神，不知道她是說正經的還是在開玩笑。「春嬌仔，妳什麼時陣有一個紅嬰仔？」素珠問她。「有啊，有啊，就是我和那外地來的緣投仔桑生的紅嬰仔嘛，現在寄在那真善美大酒家的何娜娜那裡啦——真古錐摺真愛笑喔，笑起來就像這樣啦——」春嬌把手中捧著的床單和被單全部扔在地上，然後把右手和左手的食指插在兩邊臉頰，嘴巴張開，露出積滿黃垢的牙齒，喉嚨發出「嘻嘻嘻」的怪笑聲，讓人聽了毛骨悚然。

素珠將血液奔流的五根手指用力甩在春嬌的左臉頰，「春嬌，妳是咧起肖囉——」素珠面露驚恐地說。臉頰印上五根熱騰騰新鮮指印的春嬌依然自顧扮著嬰兒的古錐笑臉。只是醜女春嬌笑起來，簡直比哭還難看。

春嬌這突發的症頭，持續了大概半個月。素珠和王龍安給她搞得哭笑不得。不過，幸運的是，春嬌的症頭發作時，身邊不是素珠就是王龍安。要是在別人面前，她又是好端端的那個全光明鎮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醜女春嬌。

事後，王龍安也在心裡納悶：幹，這春嬌仔甘是咧裝肖，趁機會摸魚不認真工作？

當素珠告訴王龍安關於春嬌的異狀之後，王龍安立刻找來春嬌，想要好好搞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

「春嬌仔，妳是吃不對藥仔喔？」王龍安問春嬌：「妳明明就沒有大肚子，怎麼會有紅嬰仔？」

「有啦，有啦，人家我有大肚子啦！」剛剛看起來還滿正常的春嬌，經王龍安這麼一問，立刻就發起癲來：「人家我明明大肚子大了十個月，是你們自己都不關心我的，現在還誤會我——」春嬌聲調淒厲，像是回來陽間討命的冤死鬼。

王龍安偷偷瞄一眼春嬌的肚子，心想春嬌說的也不無道理，也許從認識這醜女春嬌的第一天起，他王龍安就不曾好好看過她的肚子。王龍安暗吃一驚，他想，這醜女春嬌搞不好真的跟某個野男人玩大了肚子，只是他一直沒有察覺而已。為了保險起見，他又問春嬌：「春嬌，妳要老實告訴我，妳是不是真的懷孕過？」

「真的啊，」春嬌大聲說：「我幹嘛騙你——」

「好，那妳老實告訴我，」王龍安扳起臉孔，用少見的嚴肅聲調說：「妳肚子裡的小孩的爸爸是誰？」

「哈，你竟然還不知道，」春嬌裝出嘻嘻哈哈但是卻難看無比的笑臉說：「孩子的爸爸當然是那外地來的緣投仔桑嘛，你就不知道，他有多麼多麼地愛我啊！」

王龍安一邊搖頭，一邊在心裡思考這件代誌發生的可能性。雖然春嬌實在醜到有剩，但是這外地來的緣投仔桑說不定是抱著「出外人吃一個仔止」的心態，電火切乎花，就把春嬌騎落去啦！

王龍安心頭再度一驚，心想，如果他的猜測是正確的，那代誌就大條囉，雖然那外地來的緣投仔桑已經被政府抓去槍殺啊，但是這代誌事關春嬌的名節和他龍安大旅社的聲譽，無論如何非得再問個清楚不可。

「春嬌，你一定要老實告訴我，」王龍安輕聲細語地說，試圖誘導春嬌說出事情的真相：「那外地來的緣投仔桑是在什麼時候欺負妳的？」

「欺負？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」春嬌大笑說：「他那麼愛我，怎麼可能會欺負我，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」

「春嬌仔，不准妳再笑，」王龍安已經給她搞得有點腦神經衰弱兼神智不清，「妳說他沒有欺負妳，那妳怎麼會有身大肚子？」

「喔，就是外地來的緣投仔桑來住咱旅社的第二天晚上，你和素珠仔攏去樓頂困啊，緣投仔桑從外面吃宵夜回來，吃酒吃到一張臉紅通通，看到我就對我一直笑，我問他說有要緊無，他說沒關係沒關係不要緊不要緊，然後我就跟他說你卡早去休困吧，他說好，然後親了一下我的嘴巴，然後我就有身大肚子啦——」

還沒聽完春嬌的解釋，王龍安在嘴裡低聲咒罵：「幹，妳這醜女春嬌尚人講尚話，我還以為妳真的跟那外地來的緣投仔桑有一手呢！幹。」

花街皇后何娜娜被首都繁華大都市來的憲兵抓走之後，醜女春嬌的尚症頭就不曾再發作囉。

事隔多年，這春嬌竟然還四處向人嚷嚷說詩人是她的男朋友，這話聽到王龍安耳中更是覺得十分刺耳。

王龍安心想，這春嬌足足大詩人十六七歲，分明是老牛母尚想要吃幼肝筍。

「喂，春嬌，來啦，我問妳——」王龍安叫住正要往便所走去的春嬌。

「啥米代誌啦，卡緊講啦，我要來去放尿啦——」

「古早的時陣，妳說那詩人是妳懷胎十個月生下來的紅嬰仔，」王龍安抓住春嬌說：「怎麼現在妳又說詩人是妳的查脯朋友？」

「哦，在古早的時陣，他還是個紅嬰仔嘛，」春嬌說：「現在他已經長大了，當然可以做我的查脯朋友啊——」說完之後，她就甩開王龍安的手，提住褲頭急急忙忙衝向便所。

王龍安低聲罵她：「幹，這不知見笑的尚查某。」